

独幕讽刺话剧

乔迁的风雨

丁 原 明 作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時間：夏末的一个早晨，八點鐘。

地点：幽美的工人住宅区。

人物：蓋世发（蓋）瓦工，40岁。

蓋 妻（妻）名李玉英，家庭妇女，33岁。

蓋 母（母）60岁。

小 燕（燕）少年队员，10岁左右。

齐良才（齐）生产队长，36岁。

布景：一間新建的宿舍，正面一門通室外，門左兩窗，門外海水藍天；窗外海島一角，灯塔孤立；門旁一樹，枝葉叢茂；右壁一門通另一臥室和廚房；正面桌椅，左面一床，靠窗供学习用的条桌一張。室內显然是才搬进来，一切尚未就序。

幕启：妻正在收拾室内，当大体就序后，正在把地上的垃圾向簸箕扫时，蓋进屋来。

蓋：来来来……接接接……（把手提箱往地下一放，腋下一拿掉在床前，肩上行李投于床上）

妻：（接包即問）还有沒有？

蓋：（喘气拭汗繼續解行李）都搬完了。平日里你总說这个不夠用，那个不夠用；这一搬家倒显出多来了！

妻：可不是。穷家值万贯呐！嘻嘻……（走向面盆倒水，向蓋）快洗洗臉歇歇吧，我一个人慢慢地收拾就行了……

我来吧!

盖: (勉强地走开) 累什么? 你昨天晚上收拾了一宿, 今天又是一早晨, 也够累了。

妻: (边工作边说) 星期天本该好好休息休息; 我说雇辆车吧, 你偏要自己拉。

盖: 咱从小就是个出力的, 搬个家还得雇车?

妻: (玩笑地) 都象你, 那人家搬运工人就失业了。

盖: 光靠咱, 百年不遇地搬一次家, 那可真要失业了。(经过愉快紧张的劳动后, 又欣赏起这舒适的房间。突然想起) 小燕呢?

妻: 一会儿工夫就跟院里的小孩玩熟了, 玩去啦!

盖: 这孩子! (走到窗前推窗欣赏) 这里的环境多好!

妻: 可不是。来你家快半辈子了, 到底也住上新房子了。真没想到还是这样的房子。

盖: 给人家盖了二十多年的房子, 从来也没打谱能住上这样的房子。(喝口水, 马上把茶杯一放) 燕她妈, 我买点菜去。

妻: 忙什么, 歇会儿吧! 拾掇好了我去买。你想吃点什么?

(笑) 是不是还想喝四两?

盖: 不, 还是我去吧! 看什么合适, 就买点什么。(拿篮子走到门口)

妻: 世发! 看看你! 也不换件衣服, 就这个样出去? (说着急走到箱子前取衣服)

盖: 行啊! 这还不挺好? 年轻的时候, 这样的衣服也没穿过

几身。

妻：（递给新衣服，接了旧衣服）你啊！就是不在乎。看这院里谁不穿的干干净净的？这不是住「香水桥」啦！有干净衣服也穿不住。（近乎自语）年轻的时候想穿没的穿，如今有了，倒又不爱穿了！

盖：我在「香水桥」混老了，燕这孩子在那儿长大了。当年你还是那草棚里的新媳妇呢！你来的那天，爹还是出去借地方住的呢！

妻：那时候，有这么间房子就好了！

盖：（扣不上风纪扣）这两个扣，净是多余的。

妻：你啊……（代扣上，把盖的衣服拉扯一下，端详）

盖：扣上喘口气真不舒坦，我走了。（下）

妻：嗯！（愉快地欣赏着房子，因为房子收拾的象样了，突然发现一把伞在床前，打开一看）这可不怕下雨了，再也不会屋里打伞了。

齐：（上）大嫂，给你们道喜来了！

妻：啊呀！我当谁，吓我一跳。良才，你怎么这样早就找来了？

齐：（端详屋，满意自己的杰作）这还用找？大哥呢？

妻：买菜去了，良才，坐吧！

齐：大嫂，这房子不错吧！比「香水桥」那房子怎么样？

妻：那还能比？这多象样！门是门，窗是窗的。（递过水自己拉椅子坐下）

齐：大嫂，这一回可得好好请我个客，这房子是我领着大伙

盖的。我这个生产队长，也有汗马之功啊！

妻：这房子是你们盖的？可真巧了。

齐：怎么，大哥没告诉你？我们哥俩在这儿干了三个多月，这才交工。噢，搬进新房子了，连我这个盖房子的队长都没提提？

妻：啊呀！大清早就忙乎搬家，那还顾上说这些。

齐：好！搬进新房子了，好好布置布置，让老盖也舒坦舒坦。眼看我们这个队，快成先进队了，我也快成先进队长了。到那时候我保管叫老盖当上模范，怎么样？

妻：那太好了！谁家不希望在外头的当上模范呢？

齐：大嫂，放心吧！老盖这个模范包在我身上，这个我说了算，谁叫咱是队长来。

妻：那真得谢谢你了！这些年在〔香水桥〕真也住够了，熏的我鼻子都闻不出味来了。上级这样关心咱，叫咱住上这样好的房子，管怎么说吧，要对得起上级。我保证作好〔五好〕工作，让老盖安心干活。

齐：再住些日子，到〔香水桥〕看看吧，〔香水桥〕快成了劳动花园了！花呀、树呀都栽上了……

妻：臭水沟变成劳动花园？可真没想到！

齐：我这还打谱早来帮你们搬家，谁知道你们下手这么早。

（盖、燕正进门内听得明白）

燕：叔叔来了……（急向床前打开纸包）

盖：（紧接开玩笑地）哟！新上任的队长呀！谁敢惊动你的大驾！哈哈……

齐：老盖，咱俩从小泥腿泥胳膊在一起長大的，你还跟我扯这些！

妻：你們俩一見面就……

盖：好了，說正經的吧！燕她媽，你准备点菜吧，今天咱得好好喝上頓！我知道你准来（拿出景芝白干）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

齐：嘿！景芝白干。（几乎跳起来貪吝地賞玩）

妻：你們俩見面沒別的，就是知道喝点！从来也沒听到你們談談工作什么的。（向廚房走去）

燕：（老沒有說話的机会，这时）媽媽！你看爸爸給我买了一件新衣裳。

盖：还忘了告訴你呢，今天搬进新房子了，給孩子买件新衣服，也叫她高兴高兴！

齐：那个厂出的？燕，快穿上給你叔叔看看！（要幫穿）

盖：利民厂出的，名牌貨，錯不了。

齐：嘿！穿这件新衣裳，才配住这新房子啊！

燕：媽，你看！你看！（发现袖子不一样長）

妻：你看怎么一只袖子長，一只袖子短？（向盖）

燕：（脱）

妻：慢点慢点！你看你看，这不是开了綫了？买东西，不先挑挑！

盖：我找合作社去！

齐：給我，明天我找他领导去。岂有此理，馬馬虎虎，粗制濫造的，这是什么作风！（向燕）你們小闺女还不

錯，我那四歲的三小子，跑了十家帽子店還在家里光着頭哩！

蓋：太不負責任了。

燕：（失望撒嬌）。

妻：你沒听叔叔說，明天給你換件好的去？好了，出去玩去吧！（燕出門，妻進廚房）

齊：老蓋，不想那些了，談談咱們的吧！老蓋，咱這個月任務又超額完成了。這可不是「老王賣瓜，自賣自夸」！有缺的事實，連續四個月都超額完成了任務，這不是假的吧？那麼你說說老龔那個隊凭什么評上先進單位？他那隊干的活我也看過了，砌的那個磚牆，出來進去的磚頭也能找它幾塊。為什麼領導光踩咱們腳后跟，不但不表揚，昨天我還挨了頓批評，給我扣上個「忽視質量」的帽子？我看領導上是「有眼不識金鑲玉」。

蓋：不過，普遍反映，說咱質量差點。

齊：甭听那些熊話。羣眾也是盲目跟領導瞎吆呼，這是嫉妒。看到咱隊成績突出就眼紅。（稍停）老蓋，你沒听到咱們的工人對我有什么反映？

蓋：這個……我倒沒有听到。

齊：大哥，咱們從小在一起長大，你別吞吞吐吐的，到底有什么反映，你痛快点！我這個人，別人不知道，你還不知道？我是一貫的虛心嘛。

蓋：有人說：你這個隊長光重數量，不管質量。

齊：（不耐煩地）是誰說的？（立即壓抑感情表示虛心）是

啊！正确正确。但是，别忘了，我这也是为的大伙啊！咱不是要争取超额工资吗？

盖：可是，群众就看不出你这番苦心来。

齐：唉！好心换了个驴肝肺……什么也不说了，群众的意见总算正确的就是啦！大哥，他们还有什么反映？

盖：别的……没有了！

齐：大哥，你看你这个顾虑劲，到底对我有什么反映，背后都说些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好改正！

盖：再有……也许是个别的吧！有人说……你眼睛长在头顶上，自从当了队长，就不是过去那个味儿；作事说一不二，太主观了！还说你什么……欺上瞒下……领导作风也有问题。

齐：（触到痛处勃然大怒）这是谁说的？这一定是小陈这小子！我，早就看出来，他想拆我的台，我非问问他不行！好啊！背后批评领导，破坏领导威信，影响团结！到底是什么思想？

盖：行了行了！你要听群众的意见，但又怕听！你不想想群众意见，那能都是好听的；好听的咱就听听，不好听的当他耳旁风就过去了，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呢？

齐：提意见也得正确啊！我这个队长那点不是为大伙？让大伙多拿点超额工资还不好吗？谁还给钱出了五服了？

盖：是啊！有些人偏反对你这个善意，说是恩赐观点。

齐：我早就知道他们存心给我过不去，这是什么作风？这是对抗领导啊！好！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。大哥，以后你看

我的，小陈这一次不是评了四级工资吗，通过谁了？我是队长，是领导，我有权利给他落下来，叫他老三级吧！

哼！先叫他回回味！

盖：你何必作的这么露骨呢？

齐：太气人了！这是明找别扭。就拿605工程来说吧，前些日子咱打的那混凝土，在拆胎子的时候，我一步也没敢离开。你是没看见，那还叫干活？〔蜂窝麻脸〕当然不稀罕，那几个狗洞用棍子一合弄，石子、沙子嘩嘩地落，二十四根钢筋上托梁，就有八根露着骨头。

盖：啊呀！这么严重！

齐：你当怎么的！

盖：难怪在打混凝土的时候，人家陈师傅说操作上有问题。咱们也没接受他的意见，真是！……

齐：他懂什么？说嘴行，谈到经验我过的桥也比他走的路多。（压低声音）一拆胎子我一看情形不好，谁也没商量，偷偷地叫他们合点灰，都糊死了！（激昂慷慨）你说说这不是为了大伙，为我个人了？当队长没什么，只不过检讨检讨，可是大伙的超额工资呢？那是钱！是人民币！

盖：是。

燕：（跑上）妈！（见没人，到厨房门口）妈妈！奶奶来了！（母跟上）

齐：大娘您的身板越来越壮实了！

母：牛！你也来了！

盖：妈，你坐车来的？

母：没多远走着来的。（愉快端详房子）咱也住上这样的房子，要不是燕领着我，真不敢进来！

燕：奶奶这里还有一间，妈说叫我和奶奶住这间，爸爸和妈住这儿一间。

妻：妈，你快来看看吧！打算待会儿我去接你来。这样年老住她姑姑家里，真也过意不去。

燕：奶奶！今天不到姑姑家里去吧？我跟奶奶睡。

齐：好！小燕这可有人作伴了！

母：真没想到是这样的房子，太好了！毛主席处处替咱们打算，吃的、穿的、住的没有打算不到的，就怕咱过不舒坦。

齐：大娘！好日子才开头，大娘好好保养身板，再活上几十年，那时候这点路，想走也捞不着啦！说声要来，大哥早用汽车接你去了。

母：知足了，咱能住上这样的房子，还想什么？

妻：妈，有这样的房子住着，您老人家好好保养身子，越来越享福了。

盖：从前房子窄巴，住不开；这回一家可团圆了，好天好道的到姐姐家去看看也便宜了。

齐：听听吧，多好的儿子和儿媳妇啊！

母：媳妇是百里挑一。

妻：（拾掇桌子发现书包）燕！把你的书包挂起来！

燕：挂那儿？

妻：自己釘个釘子挂起来。

（燕进廚房找釘子、錘子等）

母：牛，你媳婦孩子都好？又添了个小子还是个閨女？

齐：大娘，还是那三个孩子。

盖：媽！人家孩子都几个了，你却还是牛長牛短的。你不会叫他个大号？他叫良才。

母：人老了，新事也懂不多了。牛，啊不……

齐：不，大娘叫吧！你叫我牛，我倒觉着挺近乎。

母：你还住在那里？

盖：他早搬到濱海路住了。那房子比咱住的这个还好，有自己的廚房、茅房，一共四間屋。

母：你听听，政府对咱多好，說什么，在外边干活也不能昧良心啊！

齐：大娘，不会的，你看这房子多好。这就是我領大伙盖的。真是銅牆鉄壁！（敲打著牆皮）

母：我不会看，外表可挺好，千万要盖的結結实实的。

齐：大娘放心吧，錯不了！我领导大伙盖的房子，別的好处沒有，淨赚了个好看！結实！

燕：（燕在正面牆上釘釘子，随一块掉下的牆皮跌在地下）
啊呀！

妻：（明白了）那个死瓦匠抹的牆皮！

盖：你？（白瞪妻一眼）

母：跌那儿了？迷了眼了？快进屋吧！（三人进内屋）

（舞台沉靜片刻，盖、齐察看掉下牆皮之处）

盖：（歉意地）当初这房子还是我和刘师傅挂的瓦，抹的牆皮呢！

齐：这没什么，掉点牆皮算什么！

盖：不过在当时，关于质量方面考虑的是太少了。

齐：老盖，不要光看脚根底下，这也难怪，因为你是工人，当领导可不简单，看问题要全面。在质量方面不能要求过高，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嘛，超额完成任务是个先决条件；不然怎么能够实现「又多、又快、又好、又省」的方针呢？

盖：一般的倒没有什么，就是前面那个厕所，地基础偏了10公分，到了地平上才发现，当时就都依你的意思，马马虎虎地把牆砌上了。这样外软里硬，碰到雨水一泡啊，真不敢想！

齐：这个有什么？小小不然的怎么还凑付不过去。

（妻、燕同时上，燕持酱油瓶出，妻端菜上，母随后也端菜上）

妻：快点回来，别在路上玩，小心汽车。良才，先将就喝点吧！一会儿鱼就烧好了，鸡留着下面条吃。包饺子来不及了，借着喝酒，哥儿俩好好谈谈吧。怎样把工作搞好，人家不是说要开展批评，互相帮助吗？别光顾喝酒，再喝醉了可没有人侍候你们了（玩笑地）。

盖：（仍在考虑质量问题，不动）。

齐：来来！喝啦！（见盖不动）来来！了不起！了不起！我看大嫂快成了政治家了。看，我来吃顿饭，先得听上政治课。（笑）

妻：好朋友嘛，应当互相幫助嘛。扯些閑話有什麼用呢？

齊：我看大嫂天天圍着鍋台轉，真屈了材料；大哥趕快要求領導給大嫂安排個政治教員吧！哈哈……

妻：行了，行了，我不說該行了吧？真能挖苦人！（笑下）

母：是啊！世發脾氣不好，在外面對大伙對工作有哪些不合適，要多幫助他。如今家庭婦女都不象過去，碰在一起不是張家長，就是李家短，翻弄舌頭。

齊：大娘說的對，街道工作確實不錯，老婆孩子不打架，這一樣就不簡單。

蓋：來！喝吧！咱管它簡單不簡單。

齊：大娘喝吧？（隱隱雷聲）

母：我不會喝，你們喝吧！

（燕提醬油瓶匆匆上）

燕：奶奶！人家說要下雨了。（說完進廚房）

母：不要緊，這不是住那邊了，每逢下雨總是提心吊膽的，晚上連覺也睡不着。

齊：大嫂！大嫂！一塊喝點吧！

（內應：我不喝，你們喝吧。）

母：你們喝吧，我幫燕她媽作飯去。（下）

齊：來！為了「喬遷之喜」，我敬大哥一杯。

蓋：感謝隊長領導的好，我敬你一杯。

（雷聲漸近，雨已到）

蓋：下開了！

齊：下吧！（吃菜）

盖：要是住香水桥呐！下雨就有活干了。

齐：（眯眯新房子满意地）这回放心了吧！

盖：（兴奋地）好！喝！（干了一杯后）怎么化雨拳？

齐：好！（两人便「两好、七巧、八仙」，「两好、四手、六六六啊」化起来了，喝起来了。一时雷雨大作，拳声混入雷雨声中）

齐：（窗上的滴水溅到了脖子，一摸，看看窗子）哎！窗子漏雨！

盖：（看了看）那个熊木匠干的活！良才，把盆拿来。

齐：这里也漏。

盖：（警觉到有漏雨声）哎！这里漏雨了！（把行李卷起一半把脸盆放在床上接雨，注意察看其他地方）哎！燕她妈！快拿水桶来！

妻：干什么？

盖：看，（指台中地下）漏雨了！（继续察看）

妻：（拿洗衣盆上，突然发现床上有脸盆，知道床上也漏，不放心的去看）啊呀！床铺都湿透了！

盖：拿盆来，这也漏了！（发现妻在床前，上去把行李卷起，但找不到合适的地方）

妻：这也漏了！（指箱子处）

盖：快拿盆来！呆着干什么？小燕拿盆来啊！（妻进屋又拿盆去）

齐：（实在看不下去，起来进厨房抱了一罗大盆套小盆，摆了个满台，连喝酒的坐位上也摆了两个）

盖：（把行李想要交给小燕，但一看她抱不了，然后把行李放在床上，叫小燕坐在行李上，妻机警地给他拿，盖把伞交给小燕撑开，小燕就算保险了）

母：世发，屋里漏雨了！（全场除小燕外都急跑进内屋）

齐：（亦向屋内奔去，差点跌进盆中）倒霉！倒霉！

母：（雨声暂停，母探头一望）啊呀！屋里屋外都漏啊！

（这时只听屋内漏雨声，窗外已显得明朗）

（窗外甲乙相遇）

甲：老李，你那里去？

乙：给公司打电话去，请领导来看看这房子。

甲：大概你的房子，也漏的不轻是不是？

（盖、齐上场，正想喘息）

乙：雨停了，老婆孩子好忙活。哎，这一家还不错，连动静也没有。

甲：哎呀，也摆满了，伞也撑上了。

甲：（边说边走）这是哪个队干的活？粗制滥造的什么作风！

乙：看，大家都不满意了！

齐：这些家伙！我让大家早住上新房子，还发什么牢骚！漏点雨算什么！

燕：爸爸，工人叔叔怎么盖这样的房子？

盖：（恼羞成怒）少说话！

妻：（白了一眼）照着个孩子撒什么气！

母：看吓着孩子！自己作错了事，该孩子什么事！

燕：妈，我不打啦！

（妻把傘撐在床上，燕奔向母）

母：（領燕到窗前）不下了，可好了，再下連咱娘倆都沖走了。

燕：奶奶，媽媽說搬進新房子就不怕下雨了，怎麼新房子還漏雨呢？

母：這個問你爸爸和你叔叔吧！（沒好氣地）

燕：（先看爸爸然後好奇地）叔叔，新蓋的房子怎麼還漏雨？

齊：（哭笑不得強打精神）你問的這個問題很好，我考慮考慮再告訴你好不好？（拍着燕的肩膀）

燕：叔叔你現在不能告訴我嗎？

齊：（吱唔地）這個，這個，是因為下雨……

燕：下雨就該漏雨？咱這是新房子啊！

蓋：難能把你當啞巴賣了！玩去吧！

母：不問吧，（故意地）看，你爸爸和你叔叔的臉都氣紅啦！

妻：哼，嘴上不說，心裡有數！

燕：（看看大家陰沉沉的面孔）新蓋的房子也漏雨？……還說人家的衣服作的不好呢。（悄下）

（雨過天晴，現出彩虹一道，海浪滾滾，水天一色，燈塔清新入目）

母：好好的房子，蓋成這個樣子！對得起誰？這不是自己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嗎？

齊：大娘，誰也不敢保證新蓋的房子不漏點雨。這沒什麼，好了天拾掇拾掇……（正好被雨水泡掉了的一塊天棚上的泥灰砸在他頭上）啊呀！（又連續幾塊落在桌上。蓋

連忙拿起酒瓶一盤菜，齊拿了酒瓶一盤菜)

母：這不是塌了嗎？誰敢在這裡住，快搬出去吧！

妻：別的不重要，四兩酒就是命根子！

齊：（听了难为情地，悄悄放在桌上，面紅耳赤伪装拍打泥土）真是……

蓋：（狠狠地把酒瓶放在桌上对妻看了一眼）

妻：就不看自己干些什么活！

蓋：不用你多說！

妻：我没有权利？

蓋：你有……你有什么权利？

妻：我有干涉坏人坏事的权利！

蓋：我作什么坏事？你给我指出来，乱扣帽子不行。

（齐拿起帽子想溜走，但人家已经吵的厉害了）

母：作错了事还那么大的脾气。

齊：（借故想溜走）行了，大哥少說句，大娘大嫂我走了！

妻：你們蓋这样的房子，还能說是好事？

蓋：好！就算是坏事，我就是坏人，你能怎么的？你能怎么的？

妻：（难过的）我……我能向上级反映您的意见。

齊：（愈凑愈近，只好停下准备劝解，尴尬地）好了，好了，大嫂消消气吧！

母：燕地媽，不屑跟他說吧，他要瘋了。（收拾桌上东西）

妻：天天吆呼什么超额！超额！我看，叫喚猫才不逮老鼠呐！（没好气地收拾桌上的东西）